

天涯诗海

东寨港，黄昏的红树林

(外一首)

孟夏

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
红树林的剪影，被拉得越来越长

与天边的晚霞相拥
归鸟的翅膀驮着余晖，掠过平静的海面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致，在此刻具象成梦

栈道上的游客渐渐稀疏
只剩晚风与我同行
房车营地的炊烟袅袅
弥漫着人间的温情
天南地北的旅人在此驻足
卸下一身风尘
让阳光与绿意，包裹着疲惫的心灵

红树林静默伫立
如忠诚的卫士守护着黄昏
我举起手机，想定格这片刻的温柔
却发现广角镜也装不下这整片森林的深情

落日沉入海面
余晖洒满林间的每一寸缝隙
红树林的绿，在暮色中愈发深沉隽永
晚风拂来草木与海水的清香
这趟与红树林的邂逅
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珍藏
从此每当想起东寨港，便会想起这片海上森林
想起落日、飞鸟与潮汐，还有岁月沉淀的温柔与坚定

林间所见所思

涨潮的海水漫过浅滩
托起细碎的波光
红树林的根系在水下舒展
跳跳鱼在泥滩上蹦迪
白骨壤与秋茄相依
桐花树缀着细碎的希望
引进的树苗与乡土品种共生共长
是无数双手，托举着绿色希望

俯身凝视水面
我看见自己的身影与绿影交融
看见招潮蟹举着不对称的钳
在滩涂上记录着海水涨落的优雅

这是被称为“育婴场”的秘境
也是候鸟的驿站
在此停歇的飞鸟，翅膀载着远方的向往
啁啾声从枝叶间溢出，与潮汐奏响和弦
阳光、海水与草木
酝酿出最纯粹的芬芳
每一种生命在这里都是彼此的守望

这里的每一片树叶都在讲述岁月的沧桑
站在这片生机里，我读懂了坚韧与温柔
读懂了人与自然，最动人的相敬相往



春雨霏霏如蚕丝，正在庭院里炖肉的余哥说，来乡下吧，找几个人一起读读书。

缠绵绵绵下了一夜的春雨，把我内心的土壤发酵了，隐隐感觉有啥东西要破土而出。平时，我大多是一个蜷缩在内心的人，即使偶尔出来放放风，也是很快缩回去，独自咀嚼这人世间百味。

6年前，在城里开公司的余哥，驱车去乡下兜兜转转中找到了一块宝地，建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院子。落地的院子，与他在梦中见到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余哥说，这中年人生，命运是如此眷顾。这样的生活让余哥在心流浪漫中，面目愈发明亮清爽。在院子里，余哥建了一间书屋，收集了本城作家著作，也有各个年代的文学名著、历史书籍，上万册藏书，让余哥的院子里，有书写者齐聚奔突的灵魂。

我喜欢上了这个院子，地气蒸腾中，有四季弥漫的肉香、果香、菜香，也有根植于灵魂的书香。

庭院寄身于一个叫凤凰村的村落，从城里驱车到乡间庭院也就一个小时行程，宛如结绳记事的山路弯弯，藏着一个村子的道道密码。雨丝轻斜车窗如耳语，村路两旁，橘树上绽开细碎白花，香气被雨水浸润后更显浓郁，一阵阵风扑面而来。在肺腑里缓缓流淌。

百家笔会

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因缘际会中的读书人相逢，把阅读的种子播撒到心田，尔后喜悦生长。

到了村口，远远就看见那座青砖黛瓦的院子。院子的名字是余哥取的，名曰“归去来馆”，延续着陶渊明当年那“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叹，依然是天幕里荡漾的古老乡愁。青砖墙上爬着几株藤萝，嫩绿叶子在雨幕里微微颤动，几株芭蕉种在窗前，雨点打在叶子上，簌簌而落中回到了古诗里的意境。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书，书脊上的烫金字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一场春日里的读书会，就在这院子里开始了。来的人只有10多人，有教师，有医生，有做企业的，也有普通村民。其中一个姓许的村民，平时在村子里种菜养鸡养鹅，订阅了《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等几本文学刊物。每到杂志出刊日，他就上山崖边翘首等待送来油墨清香的杂志。余哥有次告诉我，这个村民常常欢笑着提

乡间庭院的读书会

李晓

上鸡鸭蔬菜，到他院子里一同烹调分享美食，小酒微醺后就高声诵读杂志上的文章。许姓村民都70多岁的人了，面色红润，声若洪钟，余哥由此感叹，这人啊，活的就是一个精气神。

读友们围坐在一长条桌旁，茶香袅袅中，打开各自手头上书卷，开始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

窗外雨声，是屋子里漾开的背景音乐。

最初发起这个乡间庭院读书会的人，是一个叫宜芬的温婉女子，她给读书会取了一个名字，叫“蒲公英·读开心”，每月一期。雨声中，宜芬娓娓道来这个名字的寓意，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因缘际会中的读书人相逢，把阅读的种子播撒到心田，尔后喜悦生长。她说，读书有三重境界——悦己、阅己、越己，在书里愉悦身心，在书里审视自己，在书里超越自己。

读书会上，最先分享的是一个女医生，她读的是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她说，麦家写人物内心，像拿手术刀一样精准，剖开来给人看，那些得真真切切，甚至不堪的东西，都写得真真切切。尤其是写亲情，不是简单的爱与不爱，而是爱恨交织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误解，夫妻之间的忠诚与背叛，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与疏离，都在书里有了最诚挚的书写。她的声音轻柔：“读这本书，我也融化了自己心里的一些块垒，跟自己放不下的过去达成了和解。”读友们频频点头，荡漾到各自的人生河流里去作一次深深凝视。另一个余姓医生读友，真是巧得很，她和那位写《活着》的作家同名。她说起读《活着》的感受：“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这也让她更加通透，爱惜生命，全力以赴去呵护、抢救生命，是她职业的动力与荣耀。

读书会最打动人心的环节是读一封信。那是作家麦家写给儿子的，曾在央视《朗读者》中朗读过，感动了亿万人。余哥读时，他起身声音微微发颤：“儿子，你的母亲、你的父亲，都是你的父母。但你的父亲，更是你的兄弟，你的朋友……我爱你，真想变作一颗吉星，高悬在你头顶，帮你化掉风雨，让和风丽日一直伴你前行……”读着读着，他的声音哽住了。这是一场读书分享会，它让读者们回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乡村庭院，更是回到了读书本身，回到了那个最朴素最本真的自己，与自己的初心重逢相拥。蒲公英的种子，大概就是这样播撒的吧——随风飘散，落在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与大地万物一同生长。

读书会，最先分享的是一个女医生，她读的是麦家的长篇小说《人间信》。她说，麦家写人物内心，像拿手术刀一样精准，剖开来给人看，那些得真真切切，甚至不堪的东西，都写得真真切切。尤其是写亲情，不是简单的爱与不爱，而是爱恨交织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误解，夫妻之间的忠诚与背叛，兄弟姐妹之间的亲近与疏离，都在书里有了最诚挚的书写。她的声音轻柔：“读这本书，我也融化了自己心里的一些块垒，跟自己放不下的过去达成了和解。”读友们频频点头，荡漾到各自的人生河流里去作一次深深凝视。另一个余姓医生读友，真是巧得很，她和那位写《活着》的作家同名。她说起读《活着》的感受：“活着本身，就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这也让她更加通透，爱惜生命，全力以赴去呵护、抢救生命，是她职业的动力与荣耀。

闲庭信步

你要奔赴何方

占晨静



晨雾未散的乡道。蒙海龙作

椰影不语

风掠过老椰林的疤——那年暴雨你递来半截椰壳伞
晨光把叶隙筛成碎金哦，是你鬓角的白发落进我掌纹
比海安静
不必举灯寻路
深情是裤脚沾的碎贝壳
你站成静浪时我眼底的雾
滴下来，砸在沙滩上

潮声相和

浪花漫滩涂，像你啾啾
“小心咯脚！”咸风裹暖渔火
托住我补网的手
清粥在砂锅咕嘟
野菱罗蜜籽翻滚
你睫毛还沾着修船的桐油味
晚风掀你白衬衫

这相依，比灯塔晃得稳

纸船渡晨露

我瞎折小船
边角毛糙像你骂我笨
装半兜鹧鸪茶尖的露
阿婆说熄火管它漂不漂得到
你笑是浅湾就好
容我所有不安——
那次台风天
你攥我手
整个海都静下来

雨过棕榈

骤雨砸芭蕉：啪嗒！
啪嗒！
像你摔碎陶碗那晚
我撑回伞
挤着躲雨，肩挨肩听雷响
云层漏光时
彩虹垂挂椰树梢
你笑，说我睫毛被雨洗得很亮

热土安澜

自贸港塔吊亮灯
你指新城蓝图
我攥你手一哆嗦
怕这补网的手
握不住那么多光
可你说：“光不用握紧”
照着走就行
爱是港风里分你半块清补凉
甜过夏天
甜过你说的每一句废话

琼州遐想

向前

都市表情

车牌号里藏九州

翟长付

以往回老家过年，都是自驾车回去，一千六百多公里的路程，两个人换着开，不堵车二十个小时左右就能到。如今岁数大了，有两年不开车回家了，要么坐飞机，要么坐高铁。

这几年，家乡私营企业越来越红火，生活条件好了，买私家车的也多了。回到老家那个小镇，最直观的热闹不是集市也不是超市，而是新拆迁新建的几条街道马路。路上车来车往，原本宽敞的马路，反倒显得窄小了不少。路边停的车一眼望不到头，时不时还有车慢慢减速，在路边找空位停车。

外孙在前面走，我牵着外孙女跟在后面，祖孙仁走在人行道上。外孙突然停下，指着一辆白色的车喊：“外公，这个车和你在广东的致牌一样，是粤字头！”外孙女的兴致被哥哥带动起来，跟着说：“哥哥，这个黑色的大众也是粤字。”我指着一辆奔驰车问外孙：“这个琼字开头的车，是哪个省的？”

“我知道，我知道，是海南省的！”外孙得意地蹦蹦跳跳。祖孙仁一边走，一边看着车牌，只要看到不一样省份的车牌，外孙就拉着我们凑过去看。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外孙女，字母都认识，车牌开头的汉字认不全，就一直拉着哥哥的手问个不停。

京、津、沪的车牌都看到了，四个直辖市就差渝字的。黑、吉、辽东北三省的车牌也数到了，接下来又

看到冀、鲁、豫、浙……每找到一个没见过的省份车牌，外孙和外孙女都开心得直拍手。

从路南数到路北，就是没看到渝牌车，看着两个小家伙一脸失望，我提议去村公寓楼后面的停车场再找找。停车场里整整齐齐停着十几排车，外孙在里面转来转去，突然朝我们使劲招手：“这里，这里！外公、妹妹快来看，这里有辆渝牌车！”

外孙女特别认真，尽管有些字不认识，我就慢慢讲给她听，这个字读什么，是哪个省的，在祖国地图的哪个方向。有时候不等我说完，外孙就抢着答出来，上小学三年级的他，懂得比妹妹多不少。

数了大半天，最多的当然是我们家乡的苏牌车，其次就是粤牌和湘牌，老家人在广东、湖南做生意的最多。在老家看到粤牌车，心里暖暖的，就像在广东看到苏牌车一样，格外亲切。这些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小镇的车，都是小镇人在外忙碌一整年，到了年底才放下手里的生计，自驾回来过年的。车牌开头那个字，是小镇人漂泊异乡的标记，而苏字，就是所有在外游子心底最牵挂的乡愁。

小镇因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车牌，多了浓浓的烟火气，乡愁也都藏在这一块块车牌里。年后，这些车又会散往四面八方，奔赴各自的生活。而和孩子们一起数车牌，成了这次返乡过年，最开心、最难忘的事。

辨，边缘晕染着淡淡的红晕，似被岁月轻点，在河水的托举下，轻盈旋舞，姿态舒展而从容。

“你要奔赴何方？”我压低声音轻问，语气里满是不忍惊扰的温柔。

枫叶旋身轻转，叶片轻颤，仿佛在认真回应：“我要顺流而下，寻我的挚友——那颗小石子。”

顺着它漂流的方向望去，河底果然静卧着一颗圆润的小石，安然依偎在沙床之上。小石表面光滑细腻，经流水打磨得温润柔和，在微光里泛着淡淡的光泽，静静等候老者的到来。

待枫叶漂至近旁，轻盈落于其上，恰似小石披上一袭柔软的红绸。枫叶与小石紧紧相依，在水流的轻抚下，仿佛诉说着久别重逢的欣喜，这份默契的相伴，让静谧的河水也添了几分温情。

恰在此时，一只蜻蜓翩然栖于我手侧，双翼流转着晶莹的光泽，薄如蝉翼的翅膀在暮色里轻扇，折射出细碎的微光，灵动而美好。

“你也是来河畔漫步的吗？”它问道，声音清脆悦耳，满是好奇。

我颌首回应：“不过是想随性而行，听风吟，观水漾，让身心在这自然

的怀抱里舒展。”

蜻蜓笑意盈盈，双翼轻颤，语气里满是温柔的笃定：“其实，河畔最懂抚慰人心。若心有烦忧，诉与流水，它会携走；若怀揣祈愿，托付清风，它便会传至遥远的地方。”

我俯下身，对着河水悄声倾诉了几句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琐碎与迷茫，随话语轻飘向水面，水纹层层漾开，一圈圈向外扩散，仿佛心灵神会，携着温柔向远方涟漪而去，似真的将心事一并带走，只余满心的轻盈。

天色渐沉，星辰一颗颗点亮夜空，璀璨的星光洒落，亦在河面投下熠熠清辉。河面仿若化作一条细碎的星河，星光与波光交相辉映，闪烁着梦幻的光芒，将夜色装点得愈发温柔。

小河静谧流淌，不急不缓，带着岁月的从容。枫叶伴着石子，在水流里安稳相依；蜻蜓陪着晚风，在暮色里自在盘旋；而我，则与这温柔的夜色相依相守，静静地感受着这份静谧与美好。

原来，幸福无需远行寻觅，不必奔赴遥远的地方。只需在河畔悠然漫步，让身心融入这自然的景致，聆听风的低语，观赏水的流淌，心田便会被柔软与温暖悄然充盈。

生活记事

春蔬故园情

林向阳

前天去菜市场，见香椿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一小把一小把，整齐地捆着，底下垫着湿毛巾。问价钱，卖菜的女人头也不抬：“五块钱一两。”旁边水培的豌豆尖也是，青嫩嫩地立在塑料盆里，标价十块钱一斤。这春日日的“鲜”，倒是不便宜。

买了二两香椿，又拣了几根蒜苗，往回走。小区门口快递点小王喊我：“有你的快递。”接过来一看，写着老家的地址，原来是母亲的快递。

回家拆开快递打开袋子，一股子说不清的味道散出来，是晒干的马齿苋，有太阳晒过的干草气，还有一点酸，像陈年的稻草垛。我捧起来闻了闻，竟有些眼眶发热。

这味道，太熟了。小时候在豫南乡下，春天不是踏青的季节，是度春荒的日子。那时候粮食金贵，去年的冬菜吃完了，新菜还没下来，青黄不接的当口，地里长的野菜就成了救命的。我们放学回家，拎个竹篮，拿把小铲，往田埂上跑。荠菜、马兰头、蒲公英、面豆菜，还有这马齿苋，我们叫它“马食菜”，说是马吃的，人也能吃。

马齿苋好认，叶子肉肉的，圆圆的，像小铜钱。贴着地长，一扯就是一大片。掐嫩的尖，回家用开水焯了，冷水浸半天去酸味，然后剁碎了拌在玉米面里蒸窝头。那窝头蒸出来，黑绿黑绿的，咬一口，酸溜溜，涩溜溜。母亲会在蒜白里捣点蒜泥，拌上盐，滴两滴香油，蘸着吃。那时候不觉得好吃，只当是填肚子的东

西。吃不完的，母亲就晒干了，留着冬天没菜的时候吃。

有一回跟着三叔去河边挖野菜，回来路上我饿了，三叔从口袋里摸出几根洗干净的马齿苋菜，说这个能吃，酸酸的开胃。我嚼了嚼，果然有点酸，还有点黏糊糊的，像鼻涕。三叔笑我：“城里人吃不到这口。”那时候觉得他夸大其词，现在想想，城里人确实很难吃到。

前些年回老家，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小时候的马齿苋。她笑：“现在谁还吃那个，大棚里什么菜没有？”话这样说，母亲还是去地里给我挖了一篮子，做了蒸菜。拌上面粉，上锅蒸熟，蒜泥香油一拌，我吃了两大碗。母亲在旁边看着，说：“那时候吃它是为了活，现在吃它是为了想。”

昨天晚饭，我泡了一把干马齿苋。泡开的干菜软塌塌的，没有鲜菜的精神。切了一刀腊肉，下锅焯出油来，放姜蒜末，再放马齿苋一起炒。出锅前撒了点辣椒段。端上桌，孩子看了一眼说：“这是什么？黑乎乎的。”我说：“你奶奶寄来的，春天的味道。”她尝了一口，皱皱眉，吐吐舌头。我慢慢吃着，吃出一股太阳的味道，还有老家的风。

忽然想起《诗经》里那句话：“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古人也知道，苦菜里能尝出甜头。我碗里的马齿苋，算不得甘，却有别样的滋味。一半是春天的新鲜，一半是母亲手心里的汗。